

上

神

目

红

颜

云中子 著

58



神目红颜

云中子 著

(上)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神目红颜

云中子 著

(中)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神目红颜

云中子 著

(下)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新登字 3 号

责任编辑:祝拉千斤

封面设计:郭宇峰

神目红颜(全三册)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

吉林市天虹彩色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4.75 印张 450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3.80 元

书号:ISBN7-5312-0743-5/1·187

内 容 提 要

一个自封转轮王的淫凶老魔头，为称霸武林，设“畜道轮回”，将异己武林高手施以变形手术变为畜类，整个武林陷入了极度的恐怖之中……

美书生南宫平无意中被卷入争夺剑圣手著秘籍《大江东去录》的漩涡中，从此，福运大发，奇遇连连：墓穴认亲，得服千载巨蟒胆液“天龙胆”；遇紫衣少女，得其传授“雷音八式”和“星云步”；混入转轮王手下，学得“钢禽梵音”等当世绝艺，并借助转轮王的“状气丸”之力，打通了任督二脉和生死玄关；继而又有“金袍怪客输罡气”等百年难逢的奇遇……

南宫平风流倜傥，沙场情场双得意：浮沙岛上与紫衣少女双宿双飞；入勾栏与神女宗少主情定品心阁；嘉禾岛三生石上与金云凤一吻结同心；冰雪堡中琼楼勇救美；大漠蒙古包内，

与刁蛮少女菊儿一夜春风暗渡……

众星捧月。南宫平在众侠女和正派人士的帮助下，亲手将转轮王击毙，成了新一代的武林之王。

本书情节新颖，人物个性分明。特别是塑造了一群散发着女性魅力、美不胜收的侠女形象，令人过目难忘。

目 录

第一章	紫衣女鬼	(1)
第二章	雷音八式	(3 2)
第三章	请往轮回	(5 2)
第四章	浮沙绝岛	(8 2)
第五章	网获人鱼	(103)
第六章	做客招笑	(134)
第七章	与王对饮	(162)
第八章	勾栏有侠	(182)
第九章	情定青楼	(210)
第十章	剑圣宝录	(228)

第十一章	无伦一剑	(255)
第十二章	蓝宫授艺	(285)
第十三章	水上大战	(314)
第十四章	阴险魔王	(342)
第十五章	崖门恨宫	(369)
第十六章	往事如丝	(399)
第十七章	罗喉老人	(427)
第十八章	长征漠北	(456)
第十九章	天演收回	(475)
第二十章	万载空青	(501)
第二一章	琼楼救美	(515)
第二二章	旗阵困侠	(548)
第二三章	落毛鸾凤	(568)
第二四章	金钩银叟	(586)
第二五章	故旧相逢	(614)

第一章 紫衣女鬼

这不过是黄昏时分，但因山径两旁树木交柯，纵是在白昼里，酷日当空的时刻，仍觉阴气森森，何况日落西山，冰轮未起的时候？

敢情这条山径过分荒凉，是以一到黄昏，便已行人绝迹，更显得格外阴森可怖。

但在这个当儿，却有一位十五六岁的青衣少年，身后背着一个黄布小包袱，步履蹒跚，走上这条山径。

也许他还是什么富贵膏粱子弟，没有跋涉过长途，一走上这条崎岖的山径，立即歪歪倒倒，好不容易才走得三里五里。

蓦地，他似觉有一种奇异的声响起自前方，赶忙抬头一看，不由得惊叫一声，连连倒退，原来在这刹那间，他瞥见一位紫衣妇人不知在什么时候已挡在他面前。在这一瞥间，他但见那妇人披头散发，目眶深陷，蓝睛闪闪，与传说上的鬼魂并无二样，而且路侧恰有一座绝大古墓，怎不使他胆战心惊？

总算他胆子还大，一时不致晕倒，瞠目凝视半晌，见对方不言不动，像一尊石像般站着，又勉强壮胆喝道：“你究竟

是人，是鬼？为什么在路上吓人？”

对方那冷森森的蓝睛略略一转，投向他的脸上。渐渐，她那歪过半边的嘴角泛起一丝笑意。

然而，她不笑还好，这一笑起来，更使那少年觉得一股冷气直冲心头，骇呼一声，拔腿就跑。

也不知是他心虚耳鸣，还是难免的情急，他但觉耳边响起那女人吃吃的笑声，不敢停下步子，一直跑了十里之遥，投入小镇里一家客店，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急气。

这时已起初更，但客栈的厅上还有几人据座豪饮，高谈阔论。见那少年慌慌张张闯进店来，先是怔了一怔，旋即哈哈一笑，继续闲聊，声喧户外。

一位五十来岁的老人走出柜台，向那少年招呼道：“小客官受惊了，可是在路上遇到了怪事？”

那少年望他一眼，轻轻点头，暗忖：原来此地人也知路上有鬼。不觉脱口道：“往西边走的那条山路可有鬼？”

老者脸色微变，点首道：“不错。那地名唤做孤还岭，常有个紫衣女鬼作祟，所以一到太阳下山，便没有人敢走。近日来，那带地方死的人更多，小客官没被女鬼缠上还算幸运，在小店暂歇一宵吧，要不要来二两酒压压惊？”

“好。请老丈给我一个房间，酒是不会喝，我先在这里歇一会儿。”他想起方才遇上的事，余悸犹存，实在不敢先住房间，一屁股坐了下来，却听座中一位蓝袍老道笑道：“若不是紫凤女闻人瑶卿隐藏在近处，孤还岭下哪来这么多突然暴毙的人？”

对座一位壮汉恭敬答道：“闻人瑶卿是不是隐藏在近处，晚辈不得而知，据说本地卢员外的千金，在二十年前不得与

心上人结合，服毒自尽之后即葬在孤还岭，说不定是鬼魂作怪。”

青衣少年听了那壮汉的话，不禁愣了一愣。

蓝袍道人哈哈一笑道：“若是无知乡愚，信听鬼神之说也还罢了，你这虎头刀在江湖上行走多年，怎也信这鬼话？”

被称为虎头刀的壮汉脸皮微红，苦笑道：“上禀老前辈，纵使冤魂厉鬼的传说不可靠，但那闻人瑶卿也不致于来这里大开杀戒，因为这里没有她下手的对象呀。”

蓝袍道人吃了一口酒，淡淡一笑道：“你说她要杀的是什么人？”

虎头刀沉吟一下，道：“紫凤女闻人瑶卿从来没伤害过不会武艺之人，晚辈久居闽南，深知此地民风淳厚，没有练武、仇杀之事。”

“唔！”蓝袍道人老眉微蹙道：“你能保证孤还岭下的尸体，全是本地土著吗？”

虎头刀被问得一愣。坐在右首那汉子接口道：“晚辈兄弟三人曾去岭下勘察，见一座古冢后面共有十五具尸体，全是七窍流血，面目模糊，无法辨认。但由无人前往收尸一事看来，那些尸体应该是异乡来客。”

蓝袍道人点头道：“贺新明说得不差。那些人不但是异乡客，而且全是成名的道上朋友。”

虎头刀一惊道：“道长可知他们是谁？”

“当然知道。”蓝袍道人接着又道：“死的是崆峒派剑真、剑全两位长老；峨嵋派丹阳、青阳两位真人；加上劳山四毒，川东六盗，和一个凶狠无伦的玉面阎罗。”

在坐三位壮汉听到这里不由得脸色大变。

蓝袍道人向他们瞥了一眼，笑道：“武林互相仇杀由来已久，没有什么好怕的。但那十五人，居然是黑白两道的成名人物，怎会同时陈尸荒山呢？原因是近年有人传说曾经轰动武林的秘籍，已在官桥一带出现。”

左首一位壮汉急道：“是不是剑圣手著的《大江东去录》？”

“不错！”

“前辈可知《大江东去录》落入谁手？”

蓝袍道人笑道：“贺新耀，你问这个吗？难道你闽南三虎也打算和人家争夺？”

贺新耀脸皮一红，尴尬地笑道：“前辈休要取笑，晚辈纵有争夺秘籍念头，也自知力薄无能，决难保存得下来，说不定还要送命，方才不过想问个明白而已。”

蓝袍道人点点头道：“你兄弟有自知之明，倒是一件好事。至于那秘籍落在谁手，现下只能臆测，据说是被一位面目狰狞的紫衣丑妇得去，如果不是紫凤女闻人瑶卿乔装，武林上哪能找出武艺高绝的丑妇？不过……”

那青衣少年起先还想听听紫衣女鬼的来历，但对方说的却是什么秘籍，什么丑妇，心想与自己无关，这时眼皮垂了下来，只好付过店租，着店伙带往房里，不料正要解衣就寝，但觉一阵寒风入室，窗户已经打开，定眼一看，竟然是那披头散发的女鬼站在面前，登时惊得他往床沿边一坐，做声不得。

良久，他见那女鬼不动，似无甚恶意，胆子壮了起来，想起那虎头刀说过这女鬼的死因，不禁兴起几分同情之念，嗟叹道：“厉鬼精魂不为祸外人，若是心事未了，不妨对晚生直说，只要晚生能尽棉薄，必定替你姑娘办到。”

女鬼目光一移，停在那黄布包袱上，冷森森道：“你这金线绣鸳鸯的包袱由何处得来？”

“那是晚生的养母之物。”

“你养母是谁？”

“她老人家姓金，讳名鸳鸯！”

“给我！”

青衣少年见那女鬼反讨包袱，急一把搂在怀中，叫道：“这是晚生养母的遗物，不便赠与他人。”

“遗物？你养母死了？”

青衣少年微微点头，目光透出一种骇异之色。

“哎——”随着这声轻叹，但见烛影一摇，紫衣女鬼已然踪迹杳然。

“好吧，你要包袱，可往地下找我养母。我南宫平还得藉这包袱认外公去哩。”

青衣少年南宫平见那女鬼并不强索包袱，心头颇安，赶忙关上窗户，解衣就寝。

晨鸡报晓，清风入户。

南宫平起床整理行装，不料一摸枕边，那金线绣鸳鸯的包袱已经不翼而飞。一阵阵晨雾，由敞开的窗口涌进房来。

“好一个女鬼，明取不得，居然行窃，我非追回来不可。”

他认定那包袱必定是女鬼偷去，为了夺回这认亲的信物，急忙打开房门，直向那孤还岭狂奔。

晨雾犹浓，他隐约看见一个紫衣倩影站在树下。

他心急取回包袱，忘却鬼魂可怖，悄悄奔到那紫影身后，大喝一声：“女鬼！还……”

话音未落，双臂猛往前一抱。

“啪！”一声脆音，他脸上着了一记耳刮，身子也被震跌得踉跄几步。

“该死的狗头！”那紫影晃了一晃，飘然站到他面前，还待伸拳再打，忽然“噫”了一声道：“你这小酸丁是什么人？”

南宫平定睛一看，但见这紫衣少女一对朗星似的眼珠盯在自己脸上。看她长得鼻如悬胆，唇若涂丹，春山带俏，秋水传情，云鬓低鬟，腰柔如柳，端的娇艳欲滴，仪态万千，哪会是女鬼的形象？

紫衣少女被他看得俏脸通红，又一扬纤掌，娇喝道：“你还要讨打吗？”

这一声娇叱，可把他叱得神魂归壳，急起身一揖，呐呐道：“姑娘息怒，晚生南宫平因为衣物失窃，以为姑娘就是那偷东西的女鬼，才致无心放肆。”

紫衣少女脸色微霁，冷冷地瞧他一眼，徐徐道：“你那衣物是什么样子？”

南宫平看那少女脸色已舒，自己神魂略定，赔笑道：“一个金线绣鸳鸯的黄布包袱，里面只包有两件衣物，几两碎银和一个玉盒，东西虽不贵重，但因是认亲的证物，无论如何得追寻回来。”

“哦，我以为里面包有你的脑袋呢，你看，在那树顶上不是？”那少女伸手一招，一个黄布包袱竟由树顶向她掌心飞到。

南宫平一介书生，几时见过这种奇技？

“鬼！鬼会变化，鬼取物……”一阵阵冷气向他心头直冒，若非不甘心损失，只怕早就拔足飞奔了！

紫衣少女接过那包袱，立即向他一抛，说一声：“拿回去

罢！”

南宫平失物复得，眼见“女鬼”妖法精奇，怎敢再呆下去？接过包袱往身上一背，连“多谢”两字都不说，撒腿就跑。

镇西卢家庄约有三四百户人家，卢员外名寄凡，不但是富甲一方，而且乐善好施，口碑载道。但他好人难做，年届古稀，偏又伯道无儿，虽有一个美艳绝色的女儿，也已早年夭折。

这一天正负手庭前，闲看家丁种花栽柳，忽见一位少年匆匆来到。那是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年书生，却又长得十分英俊，不由得卢员外心不在焉，仍忍不住向来人多看了几眼。

那少年书生到达这座大庄院前面，瞥见一位白发苍苍而精神矍铄，相貌端庄的老者；停下步来，整整衣冠，上前一揖道：“请问老丈，卢家庄，卢员外府上在哪里？”

老员外赶忙回他一揖，愕然道：“老朽就是寄凡，小哥……”

那少年不待话毕，“啊”地一声，立即拜倒地上，哭叫一声：“外祖大人！……”

卢寄凡大惊，急将拜伏在地的少年扶起，骇然道：“小哥何人，怎么胡乱向老朽认起亲来？”

那少年垂手恭答道：“小外孙姓南宫，名平，决不至认错外祖父。”

卢寄凡老眼闪烁惊异的光辉，接着又轻叹一声道：“老朽只有一女，名印生，未曾领媒受聘便已夭折，怎能有你这样

英俊的一个外孙？”

南宫平悲喜交集，忍不住潸然下泪，颤声道：“平儿之母，闺名正是上印，下生。平儿在外寄养十余年，今奉养母临终遗命，特地来卢家庄认母认亲，她老人家几时亡故？”

卢寄凡轻“咦——”一声，寻思半晌才道：“小哥的养母是谁？”

“她姓金，讳名鸳鸯。”

此话一出，卢寄凡浑身震了一下，急道：“她是不是身材娇小，面目娟秀，嘴角边有一粒朱砂红痣？”

“正是！”

卢寄凡脸色大变，长及胸腹的银髯无风自动。半晌，他忽然厉声说道：“你今年多少岁了？”

南宫平见这老人的神情，心下微惊，急肃容正色道：“平儿甲辰年九月初七寅时生，算起来仅差一个月就满十六岁了。”

卢寄凡脸色一宽，旋即纵声大笑道：“我卢寄凡总算对得起先祖，印生儿也不会做出辱没祖先的事。好好……”

这一声朗笑，可把南宫平弄得一头雾水，却见卢寄凡正色道：“这事倒是十分离奇。——老朽之女，居然与令堂同姓名；她有个贴身侍婢，也和你养母姓名相同。但小女已亡故整整二十年，并经老朽亲自视殓，小哥年方十六，岂能与她有母子之份？”

照眼前这位卢员外所说，卢印生自然不会在死后四年生子；但天下哪有连侍婢都姓名相同，身材面貌相同之理？

南宫平茫然不解，沉吟道：“请问老丈，贵地有无与台甫相同的员外？”